

米官軍俸糧大半仰給于廣東近者思田之役其取給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廣東者廣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則人命危矣目今嶺東嶺西兩道地方所在饑民告急待哺申訴紛紜盜賊乘間竊發饋餉自贍不暇而廣西彝落萬一靡寧則調發轉輸又未有息肩之期而於此時復以採珠坐令某府某縣派銀若干千兩某府某縣派夫若干千名某府某縣派船若干百隻誠恐民愈窮而歛愈急將至無

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此臣所以揆之以時而知其不可採者三也夫聖人之舉事本之以理而乘之以時勢理者事之經也時勢者事之因也理則可時勢則未可不可也理則不可時勢則可不可也而況理與時勢無一可者故臣敢斷以爲不可知陛下亦必以爲不可也昔漢順帝時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文龔不竭忠宣暢

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倖媚封以還之元仁
宗時賈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爲言曰吾服
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
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
靡蠹財相導夫二君庸主也而此一事偶爾
得之則臣不敢以爲非也陛下聰明睿智仁
孝恭儉之主而此一事偶爾行之則臣亦不
敢以爲是也或謂臣能言其不可而不知珠
之用爲成造王府等妃珠冠等項而取親親

恩典終不可廢恐難遽止臣以爲陛下之於
諸王寵之以恩禮結之以忠信厚其祿餼而
通其情不違其所欲且使其知陛下不以儀
飾而畧恭敬不以綺麗而傷儉素親親之情
彌久彌篤又何論一冠之輕重耶况該監題
稱庫內尚有餘剩匱小珍珠是猶可以備飾
冠之儀亦未遽至缺乏如少俟數年池蚌漸
老民困少蘇徐取而用之則陛下親親之義
愛民之仁用物之節亦並行而不悖矣臣又

思上用偶缺該監請辦擬而行之於例固無不可者而時勢不可則非臣在地方者不能知陛下固難懸斷而不可之也故曰知其不可而不爲陛下言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披瀝肝腸敬持三不可之說冒昧塵瀆伏願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思禮以篤宗親敦朴素以遠珍麗省財力以厚黎元乞敕戶部再加查議將採珠一事暫賜報罷則一方之民不覺鼓舞更生

而海濱嶺表咸歌堯舜之聖矣

乞罷看守珠池內官疏

林

富

明兩廣都御史

畧曰廉州府合浦縣楊梅青嬰二池雷州府海康縣樂民一池俱產珍珠設有內官二員分地看守成化弘治年間樂民珠池所產日少正德年間官因裁革惟廉珠池二向存畱守遞年額編弓兵門皂等役及所占匠役無故納銀以供坐食爲費不貲珠池約計十餘年一採而看守太監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

年動以萬計割萬金之費守二池之珠於十年之後其所得珠幾何正所謂所利不能償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者也臣愚以爲珠池太監不必專設乞賜海北兵備官帶骨旣係所管信地又免編役供需禁令易及民困可蘇若謂珠池乃寶源重地宜委內臣看守誠恐倚勢爲奸專權生事憲職不得禁詰諸司不得干預非惟費供役之煩抑且滋竊之弊故臣以爲不如令海北道兵備官帶

管之爲便也伏望皇上軫念邊方軍民窮困
降敕海北兵備官嚴督官兵看守地方受惠
邊徼獲安矣從之

納安南莫登庸降疏

毛伯溫

竊惟自古蠻彝創亂類皆鴛鴦徂詐憑恃險
阻勢強則鳴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
亦有稍識利害通款求附遣使致方物者雖
名爲向服未有褫衣自縛叩求哀切如登庸
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徂征及來格則從

而分北之謂分別種類明立界限使之有所
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必復致爭亂此
帝王之待彝狄也伏惟皇上德符舜禹功光
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光被之化溥於無
私乃以先聲丕振而黠酋震驚一矢不遺而
蠻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
廷分北之政所據莫登庸并小自耆士人等
乞要內附稱藩歲領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
物等項相因遵照原奉欽依臣等查得安南

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彝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同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彝此明驗也叅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彝治彝如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每年頒給大統曆日今赴鎮南關祇領所缺貢儀查